



布老虎丛书

散文卷

● 陆文夫 / 著

香月



壶中日月



布老虎丛书

散文卷

● 陆文夫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10

壹中日月

著 作 者:陆 文 夫
责 任 编 辑:高 勇
责 任 校 对:唐 慧 凡
封 面 设 计:李 法 明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山西省新华书店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89 号

字 数:200 千字
开 本:850×1168 $\frac{1}{32}$
印 数:20,000
印 次:1995 年 3 月第 1 版

ISBN 7-5313-1485-1/I·1317
定价:16.80 元



陆文夫，1928 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后迁居苏州。1948 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1949 年后任《新苏州报》记者长达八年。1955 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7 转为职业作家，以苏州的市井生活为题材开创了所谓的小巷文学。50 年代曾以短篇小说《小巷深处》风靡一时。1957 年之后命途多舛，三起两落，先后下放劳动达十五、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东山再起，乃为职业作家。著有《围墙》、《美食家》、《井》等国内外知名的中、短篇，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曾四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度，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60022/09

目 录

梦中的天地	1
林间路	9
微弱的光	14
壶中日月	22
得壶记趣	29
寒山一得	34
秋钓江南	38
门前的茶馆	43
屋后的酒店	46
深巷里的琵琶声	49
苏州的姑娘	53
写在《美食家》之后	57
姑苏菜艺	60
江南厨王	66
吃喝之外	69
吃空气	74
青菜与鸡	78
《中国苏州菜》序	81
绿色的梦	83
苏州人到广州来	87

人与城	98
古城吟	100
常熟情	104
道山亭畔忆旧事	107
乡曲儒生	113
花开花落	119
无师而无不师	123
共同的财富	131
要有点文采	135
美文可以译	137
无声的歌	141
为读者想	144
点点滴滴	154
奇特的问候	164
上黄山	167
人过中年话提高	171
突 破	179
创 新	198
造园林与造高楼	202
写社会	207
搭架子	212
风雨中的一枝花	215
春常在	218
文学的民族性	221
砌墙与拆墙	227
得奖、不得奖与再得奖	231

答《中国文学》·····	233
问 答·····	240
燕鹤之乡·····	250
小康老农刘振华·····	253
人 多·····	256
快乐的死亡·····	260
与友人谈快乐·····	262
文学史也者·····	264
读书也不乐·····	267
话说《苏州杂志》·····	269
谢吴中父老·····	271
“下海”与“跳海”·····	274
清高与名利·····	279
文学小道上的今昔·····	282
中国文学的骚动·····	286
探路行·····	289
老叶,你慢慢地走啊! ·····	291
哭方之·····	297
心香一瓣·····	300
送鲍昌归去·····	305
王愿坚的愿望·····	309
脚步声·····	312

梦中的天地

我也曾到过许多地方，可那梦中的天地却往往是苏州的小巷，我在这些小巷中走过千百遍，度过了漫长的时光；青春似乎是从这些小巷中流走的，它在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三十八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这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流水淙淙作响。它的名称也叫街，可是两部黄包车相遇便无法交会过来；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裳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上搁到对面的屋檐上。那屋檐上砌着方形带洞的砖墩，看上去就像古城上的箭垛一样。

转了一个弯，巷子便变了样，两边都是楼房，黑瓦、朱栏、白墙。临巷处是一条通长的木板走廊，廊檐上镶着花板，雕刻都不一样，有的是松鼠葡萄，有的是八仙过海，大多是些“富贵不断头”，马虎而平常。也许是红颜易老吧，那些朱栏和花板都已经变黑，发黄。那晾衣裳的竹竿都在雕花板中隐藏，竹帘低垂，掩蔽着长窗。我好像在什么画卷和小说里见到过此种式样，好像潘金莲在这种楼上晒过衣服，那楼下挑着糖粥担子的人，也像是那卖烧饼的武大郎。

这种巷子里也有店铺，楼上是居宅，楼下是店堂。最多的是烟纸店，酱菜店和那带卖开水的茶馆店。茶馆店里最闹猛，许多人左手搁在方桌上，右脚翘在长凳上，端起那乌油油的紫砂茶杯，一个劲儿地把那些深褐色的水灌进肚皮里。这种现象苏州人叫作皮包水，晚上进澡堂便叫水包皮。喝茶的人当然要高谈阔论，一片嗡嗡声，弄不清都是谈些什么事情。只有那叫卖的声音最清脆，那是提篮的女子在兜售瓜子、糖果、香烟。还有那戴着墨镜的瞎子在拉二胡，沙哑着嗓子在唱什么，说是唱，但也和哭差不了许多。这小巷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图。

就在这画卷的末尾，我爬上了一座小楼。这小楼实际上是两座，分前楼和后楼，两侧用厢房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口字。天井小得像一口深井，只放了两只接天水的坛子。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人来人往，市井繁忙；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河上的橹声咿呀，天光水波，风日悠悠。河两岸都是人家，每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石码头。那码头建造得十分奇妙，简单而又灵巧，是用许多长长的条石排列而成。那条石一头腾空，一头嵌在石驳岸上，一级一级地插进河床，像一条条石制的云梯挂在家家户户的后门口。洗菜淘米的女人便在云梯上凌空上下，在波光与云影中时隐时现。那些做买卖的单桨的小船，慢悠悠地放舟中流，让流水随便地把它们带走，那些船上装着鱼虾、蔬菜、瓜果。只要临河的窗口有人叫买，那小船便箭也似的射到窗下，交易谈成，楼上便放下一只篮筐，钱放在篮筐中吊下来，货放在篮筐中吊上去。然后，楼窗便吱呀关上，小船又慢慢地随波漂去。

在我后楼的对面，有一条岔河，河上有一顶高高的石拱

桥，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人从桥上走过，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可那桥洞却十分宽大，洞内的岸边有一座古庙，我站在石码头上向里看，还可以看见黄墙上的“南无……”二字。有月亮的晚上可以看见桥洞里的流水湍急，银片闪烁，月影揉碎，古庙里的磬声随着波光向外流溢。那些悬挂在波光和月色中的石码头上，捣衣声响成一片，“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小巷的后面也颇有点诗意。翻身再上前楼，又见巷子里一片灯光，黄包车辘辘而过，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小炉子和大篮子。茶馆店夜间成了书场，琵琶叮咚，吴语软依，苏州评弹尖脆悠扬，卖茶叶蛋的叫喊怆然悲凉。我没有想到，一条曲折的小巷竟然变化无穷，表里不同，栉比鳞次的房屋分隔着陆与水，静与动。一面是人间的苦乐和喧嚷，一面是波影与月光。还有那低沉回荡夜磬声，似乎要把人间的一切都遗忘。

我也曾住过另一种小巷，两边都是高高的围墙，这围墙高得要仰面张望，任何红杏都无法出墙，只有长春藤可以爬出墙来，像流苏似的挂在墙头上。这是一种张生无法跳过的粉墙，墙上那沉重的大门终日紧闭，透不出一点个中的消息，大门口还有两块下马石，像怪兽似的伏在门边，虎视眈眈，阴冷威严，注视着大门对面的一道影壁。那影壁有砖雕镶边，当中却是空白一片。这种巷子里行人稀少，偶尔有卖花人拖长着声音叫喊：“阿要白兰花？”其余的便是麻雀在门楼上吱吱唧唧，喜鹊在风火墙上跳上跳下。你仿佛还可以看见王孙公子骑着高头大马走进了小巷，吊着铜环的黑漆大门咯咯作响，四个当差的从大门堂内的长凳上慌忙站起来，扶着主子踏着门边的下马石翻身落马，那马便有人牵着，系到影壁的旁边的拴马环上。

你仿佛可以听到喇叭声响，炮竹连天，大门上张灯结彩，一顶花轿抬进巷来。若干年后，在那花轿走过的地方却竖起了一座贞节坊或节孝坊。在发了黄的志书里，也许还能查出那些烈女、节妇的姓氏，可那牌坊已经倾圮，只剩下两根方形的大石柱立在那里。

我擦着那方形的石柱走进了小巷，停在一座石库门前。这里的大门上钉着竹片，终日不闭，有一个老裁缝兼作守门人，在大门堂里营业，守门工资便抵作了房租费。也有的不是裁缝，是一个老眼昏花的妇人，她戴着眼镜伏在绷架上，绣着那龙凤彩蝶。这是那种失去了青春的绣女，一生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老眼虽然昏花，戴上眼镜仍然能把如丝的彩线劈成八瓣。这种大门堂里通常都有六扇屏门，有的是乳白色的，有的在深蓝色上飞起金片，金片都已发了黑，成了许多不规则的斑点。六扇屏门只有靠边的一扇开着，使你对内中的情景无法一目了然。我侧着身子走进去，不是豁然开朗，而是进入了一个黑黝黝的天地，一条狭长的里弄深不见底。里弄的两边虽然有许多洞门和小门，但门门紧闭；那微弱的光线是从间隔得很远的漏窗中透出来的。踮起脚来从漏窗中窥视，左面是一道道的厅堂，阴森森地；右面是一个个院落，湖石修竹，朱栏小楼，绿荫遍地。这是那种钟鸣鼎食之家，妻妾儿女各有天地，还有个花园自成体系。

我曾在某个花园中借住过半年，这园子仅占两亩多地，可以说是一个庭院，也可以说是一个花园，因为在这小小的地方却具备了园林的一切特点，这里有湖石堆成的假山，山上有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盘旋曲折，忽高忽低，一会儿钻进洞中，一会儿又从小桥上越过山洞；山洞像个缺口，那桥也小得像个

模型似的。如果你循着小路上下，居然也得走好大一气；如果你行不由径，三五步便能爬上山顶。山顶笼罩在参天的古木之中，阳光洒下的全是金线，处处摇曳着黑白相间的斑点。荷花池便在山脚边，有一顶石板小桥横过水面。曲桥通向游廊，游廊通向水榭、亭台，然后又回转着进入居住的小楼。下雨天你可以沿着回廊信步，看着那雨珠在层层枝叶上跌得粉碎。雨色空蒙，楼台都沉浸在烟雾之中。你坐在亭子里小憩，可以看那池塘里慢慢地涨水，涨得把石板曲桥都没在水里。

这园子里荒草丛生，地上都是白色的鸟粪，山洞里还出没过狐狸。除掉鸟鸣之外，就算那池塘最有生气，那里水草茂盛，把睡莲都挤到了石驳岸边。初夏时，石岸边的清水中游动着惹人喜爱的蝌蚪。尖尖的荷叶好像犀利无比，它可以从厚实的水草中戳出来，一夜间就能钻出水面。也有些钻不出来，因为鲤鱼很欢喜鲜嫩的荷叶。一到夜间更加热闹，蛙声真像打鼓似的，一阵喧闹，一阵沉寂，沉寂时可以听见鱼儿唧喋。唼喇喇一声巨响，一条大鱼跃出水面，那响声可以惊醒树上的宿鸟，吱吱不安，直到蛙声再起时才会平息。住在这种深院高墙中很寂寞，唯有书籍可以作为伴侣。我常常坐在假山上看书，看得入神时身上便爬来许多蚂蚁，这种蚂蚁捏不得，它身上有股怪味，似乎是一种冲脑门儿的松节油的气味，我怀疑它是吃那白皮松的树脂长大了的。

比较起来我还是欢喜另一种小巷，它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形式上也是把各种小巷的特点都汇集在一起。既有深院高墙，也有低矮的平房，有烟纸店、大饼店，还有老虎灶。那石库门里的大房子可以住几十户人家，那小门里的房子却只有几十个平方米。巷子头上有公用的水井，巷子里面也有只剩下石

柱的牌坊。这种巷子也是一面临河，却和城外的巷子大不一样，两岸的房子拚命地挤，把河道挤成狭窄的水巷。“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唐代的诗人就已经见到过此种景象。

夏日的清晨你走进这种小巷，小巷里升腾着烟雾，巷子头上的水井边有几个妇女在那里汲水，慢斯条理地拉着吊桶绳，似乎还带着夜来的睡意，还穿着那肥大的、直条纹的睡衣。其实，整个的巷子早就苏醒了，退休的老头已经进了园林里的茶座，或者是什么茶馆店，在那里打拳、喝茶、聊天。也有的老头儿足不出户，在庭院里侍弄盆景，或是呆呆地坐在藤椅子上，把一杯杯的浓茶灌下去。家庭主妇已经收拾了好大一气，提篮走进那个喧嚷嘈杂的小菜场里。她们熙熙攘攘地进入小巷，一路上议论着茶肴的有无好丑和贵贱。直到垃圾车的铃声响过，垃圾车渐渐远去，上菜场的人才纷纷回来，结束清晨买菜的这一场战斗。

买菜的队伍消散了，隔不多久，巷里的活动又进入了高潮。上班的人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内拥出来的，有的出巷往东走，有的入巷往西去，背书包的蹦蹦跳跳，抱孩子的妈妈教孩子和阿婆再见，只看见那自行车银光闪闪，只听见那铃声儿响成一片。小巷子成了自行车的竞技场、展览会，技术不佳的女同志只好把车子推出巷口再骑。不过，这种高潮像一阵海浪，半个小时后便会平息。

上班、上学的人都走了，那些喝茶、打拳的便陆陆续续地回来，这些人走进巷子来时，大多不慌不忙，神色泰然，眼帘半垂，好像是这条巷子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们感到新奇。欢乐莫如结婚，悲伤莫如死人，张惶莫如失火，可怕莫如炮声，他们都经历过，没啥稀奇。如果你对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

感到兴趣的话，他们每个人的经历倒很值得搜集。他们有的是一代名伶，有的身怀绝技；有的是八级技工，曾经在汉阳兵工厂造过枪炮；有的人历史并不光彩，可那情节却也十分曲折离奇。研究这些人的生平，你可以追溯一个世纪，但是需要使用一种电影手法——化出。否则的话，你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白发如银、佝偻干瘪的老太太是演过《天女散花》的。

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入夜以后，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这风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把深藏在小庭深院中的生活都吸到了外面。巷子的两边摆着许多小凳和藤椅，人们坐着、躺着来接受那凉风的恩惠。特别是那房子缩进去的地方，那里有几十个平方米的砖头地，是一个纳凉、休息、小憩的场所。砖头地上洒上了凉水，附近的几家便来聚会。连那终年卧床不起的老人也被儿孙搀到藤椅子上，接受邻居的问候。于是，这巷里的春花秋月，油盐柴米，婚丧嫁娶统统成了人们的话题，生活底层的秘密情报可以在这里猎取。只是青年人的流动性比较大，一会儿来了个小友，几个人便结伴而去；一会儿来了个穿连衫裙的，远远地站在电灯柱下招手，藤椅子咯喳一响，小伙子便被吸引而去。他们不愿对生活作太多的回顾，而是欢喜向未来作更多的索取；索取得最多的人却又不在外面，他们面对着课本、提纲、图纸，在房间里挥汗不止，在蚊烟的缭绕中奋斗。

奇怪的是今年夏天在巷子里乘凉的人不多，夏夜敞开的的生活又有隐蔽起来的趋势。这都是那些倒霉的电视机引起的，那玩艺以一种飞跃的速度日益普及。在那些灯光暗淡的房间里老少咸集，一个个寂然无声，两眼直瞪，摇头风扇吹得呼呼地响。又风凉，又看戏，谁也不愿再到外面去。有趣的是那些

电视机的业余爱好者，那些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的小青年，他们把刚刚装好还没有配上外壳的电视机捧出来，放在那砖头地上作技术表演，免费招待那些暂时买不起或暂时不愿买电视机的人。静坐围观的人也不少，好像农村里看露天电影。

小巷子里一天的生活也是由青年人来收尾，更深入静，情侣归来，空巷沉寂，男女二人的脚步都很合拍、和谐、整齐。这时节，路灯灼亮，粉墙反光，使得那挂在巷子头上的月亮也变得红殷殷的。脚步停住，钥匙声响，女的推门而入，男的迟疑而去，步步回头；那门关了又开，女的探出上半身来，频频挥手。这一对厚情深意，那一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男的手足无措，站在一边，女的依在那方形的石牌坊上，赌气、别扭，双方僵持着，好像要等到月儿沉西。归去吧姑娘，夜露浸凉，不宜久留，何况那方形的石柱也依不得，那是块死硬而沉重的东西……

面对着大路你想驰骋，面对着高山你想攀登，面对着大海你想远航。面对着这些深邃的小巷呢？你慢慢地向前走啊，沿着高高的围墙往前走，踏着细碎的石子往前走，扶着牌坊的石柱往前走，去寻找艺术的世界，去踏勘生活的矿藏，去倾听历史的回响……也许已经找到了一些什么了吧，暂且让它留下，看起来找到的还不多，别着急啊，让我慢慢地往前走。

林 间 路

我熟悉一条林间的路，经常在这条小道上走来走去。这小道蜿蜒曲折，高低崎岖，它从大路旁一个很不显眼、灌木丛生的地方岔向深山里去。它几乎不能称之为路，只是大路旁的灌木丛偶然出现了一个豁口，从豁口间向前看，荒草有些歪倒，依稀有一条白线延伸而去。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从这里走，也只能从这里走。

实在不好走啊！四下里都是树。树，我也曾见过，大路旁钻天的白杨，小河边婀娜的垂柳，公园里的林荫道更是有不少的情趣。可这里的树只受自然的安排，不听任何人的选择和摆布。松、杉、洋槐、酸枣、乌柏，什么都有，而且杂乱交错，没有次序。高的参天遮日，矮的却缠绕着脚踝。脚下除掉荆棘以外，还有巨石累累。那些巨石有的兀突在山巅，有的凌架于溪流……不错，我也曾见过一种小路，它依山傍水，怪石巍峨，两旁古木参天，流泉潺潺而过；山上冲刷下来的沙砾被岸边的茅草挡住，自然而然地铺出一条平展展的沙路。在这种路上无须疾走，可以漫步，实在比走柏油马路有更多的享受。可惜我长期走过的林间道并非是这样的路，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探胜访幽，多是为了买米、买盐、办事、访友。或是眼看天色不好，赶紧

回家,以免又为风雪所阻。

我开始走这条路时非常吃力,非常难受,因为若干年来我走惯了大路,前面有人带领,身边有许多伙伴,他们会呼唤,会关顾。疲乏得立在路上打盹时,后面也会有人轻轻地推一下:“走呀,同志!”所以我走路时习惯于昂首看着天边的彩霞,嘴里哼着轻快的歌。那时候我总以为人在认定了一条路之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动作:走!忍耐着饥渴疲劳,不受路旁的花草引诱,一步步地走下去总能到头。自从踏上了这条林间的小道,再也不能昂首看着天边的彩霞了,因为天只是在枝叶间露出不规则的线条、三角和圆圈。再也不能哼着轻快的歌了,要赶快低下头来观察那里有前人走过的脚步;留神着哪里有石头绊脚,哪里有荆棘要把衣服和皮肉扯破;哪里阴湿苔滑,滚下去会跌得头破血流;哪里只能绕着走,为了进一步便得退两步。走一程还得停下来看看,有没有因为七拐八弯而把方向弄错。你不仅要注意脚下,还得估摸着天气的变化。在林间遇雨实在是件苦事,开始时容易上当,会以为那些枝叶像雨伞似的为你把雨水遮挡,会以为那些密集的雨点根本打不到你的身上。其实这仅仅是雨点聚集的过程,等到枝叶承受不了的时候,所有的积水便像瓢泼似的浇得你晕头转向!林间没有人家,到哪里去躲啊!

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有过埋怨:为什么不在林间修一条比较好走的路?后来才想到这条路上的行人是那么稀少,大路之所以为大,因为它上面走的人多,如果每个人所到之处都修筑一条驷马齐驱的大道,禾苗与林木就无生长之处,人畜都没有办法活下去。小路既然因客观的需要而存在,那末,别人能走,你也得走,每个人都不是天之骄子!走大路便唱歌,走小路